



复旦
博学文库

网络社群的崛起： 基于国家、社会、技术互动视角的研究

张 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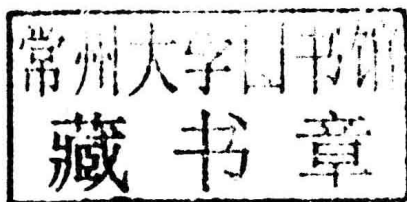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博学文库

兰州新闻学术文库
Lanzhou Academic Library of Journalism
Lanzhou University

本书由复旦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本书为兰州大学新闻学术文库成果



网络社群的崛起： 基于国家、社会、技术互动视角的研究

张 华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社群的崛起: 基于国家、社会、技术互动视角的研究/张华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8. 4

(复旦博学文库)

ISBN 978-7-309-13594-7

I. 网… II. 张… III. 计算机网络-群体-研究 IV. TP3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54124 号

网络社群的崛起: 基于国家、社会、技术互动视角的研究

张 华 著

责任编辑/朱安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 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 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 86-21-65109143 出版部电话: 86-21-65642845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8 字数 204 千

201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3594-7/T · 622

定价: 3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为了进一步提高复旦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影响力,传承中国文化和社会科学研究精神,展示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成果,2013年7月,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党委宣传部和复旦大学出版社决定联合策划出版“复旦博学文库”,计划从每年毕业的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学位论文中评选若干篇优秀论文,以学术专著的形式结辑出版。2015年出版的“复旦博学文库”第一辑即收录了六篇博士论文。

入选各辑“复旦博学文库”的论文,是在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评后推荐的几十篇论文基础上,经学校评选委员会遴选产生的。无疑,它们代表了我校目前人文社会科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准,反映了我校博士研究生们在这些学科领域中创新性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需要说明的是,入选“文库”论文的指导老师们都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尽管每篇论文都是各位博士研究生的独立之作,但与其导师的精心指导是分不开的。

编辑和出版“复旦博学文库”,对我们探索中国现阶段如何培养高质量的人文社科类博士研究生具有促进作用。近年来,我国所培养的文科类博士研究生数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这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繁荣,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不免担忧所培养的博士研究生质量是否存在问题。从近年来各级论文盲审和抽检等渠道所获得的信息看,存在严重缺陷的博士论文比例依然高居不下。这些问题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缺乏独到的见解和细致的分析。许多研究工作虽然不乏某些闪光点,但只对一些表面现象和统计数据进行浮光掠影式的探究,缺乏有洞察力的认识。二是投入研究的时间不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通常需要较长时间的

积累,但一些研究生原有的学术功底不太扎实,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期间在学习和科研上投入时间又不够,达不到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三是写作不规范,缺乏缜密的逻辑和推理。更有甚者,学术违规行为和抄袭现象屡禁不止。因而,进一步端正学风,提高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成为我校导师、研究生和管理者需要共同承担的艰巨任务。

我们的博士研究生们应当清楚地意识到,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与研究是一个十分艰苦的探索过程。每一项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均是师生们反复斟酌选题、认真设计方案、仔细分析结果后所获得的,是他们的智慧和努力的结晶,也是随时间而积累的产物。事实上,博士研究生们为修改和完善论文而延长培养期限的情况也日趋普遍。尽管此次入选的论文中还存在一些写作仓促的痕迹,但从总体质量上可以作为我校人文社会科学类博士研究生论文的标杆。出版“复旦博学文库”的初衷就是希望扭转当前较为浮躁的社会风气给研究生教育带来的不利影响,不仅能促进各相关学科领域的发展,而且能为人文社会科学方向在读博士生们的学习和科研提供可资借鉴的范例,促进我校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整体质量的提高,真正起到引领作用。

衷心祝愿我校研究生教育工作不断发展,收获越来越多高质量的博士学位论文,也期望“复旦博学文库”越办越好。

研究生院院长 鍾 揚

说明:“复旦博学文库”是2013年在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钟扬院长大力支持下所推出的出版项目,是提高我校博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举措。钟扬院长生前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坚持每年都亲自为当年结辑出版的文库写序。2017年9月,就在他准备为第三辑文库撰写总序之时,突然遭遇车祸不幸离世。我们将钟扬院长为第一辑、第二辑文库所作的总序加以整合并略作删改,作为以后各辑文库的总序,以此铭记钟扬院长为复旦大学研究生教育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序

历经三十余年改革的中国社会呈现出多元分化的结构特征,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新媒体的发展又引发了一场新交往革命。社会变迁和技术变迁双重逻辑的交织,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场景,其结果之一便是“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即个体从原有的社会结构中脱嵌又重新嵌入新的社会关系之中,一种新的社会群体——网络社群由此崛起,并参与到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实践中。这大致是本书的逻辑所在。

社会群体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群体的变革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息息相关、相伴相生。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代工业社会,再到如今的网络社会,每一次社会转型都重构了个体及个体间的关系,催生了新形态的社会群体,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大变化。新形态社会群体的出现是社会组织方式的更新。从学术理路上来说,群体是社会学研究的起点之一。

当下的网络社会是虚拟和现实的融合,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全新样态。网络社会的出现代表着人类社会经验的又一次变化,是人类历史上的“新世界”。

那么,如何理解这一“新世界”?

正如本书作者引用利奥塔的话:“了解社会,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首先选择向社会发问的方式。”作者正是从群体入手,通过重新建构并阐释网络社群这一概念作为解读网络社会的钥匙。

作者认为,互联网和新媒体激活了个体,催生了新的交往关系、新的社会群体——网络社群;网络社群形成的过程,也是确定个体身份、完成主体建构的过程,还是个体权利转化为群体社会权力,并与国家权力展开互动的过程。

作者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为基座,以中国网络空间中的现象为经验性材料,说明网络社群是一个具有时空限制的具体概念。这就将网络社群概念的理论价值和现实适用性勾连起来,也证明了作者的观点——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正在中国社会浮现。

当今中国社会,群体多元、利益多元、表达多元,早已形成一个多元利益格局。互联网和新媒体不仅成为多元表达的渠道,也成为多元群体进行组织、动员、行动的平台。群体不同,平台各异,身份相殊,话语相左。例如,网络论坛(BBS)的出现,成为一部分中国人的“网络茶馆”,博客一诞生便与“书房政治”和“公共客厅”联系在一起;微博的“众声喧哗”则使其成为“广场政治”的理想场所,而微信又回归到熟人圈的私密空间。受限于软硬件技术的使用门槛及平台的社会适用程度,这些交往平台从早期的“其兴也勃”,经历数年的发育、沉淀、分化之后,最终各自成为某类群体、某一阶层“集聚”的网络空间。

根据我的观察,近两年的中国网络空间呈现出一些新变化。第一,知乎、果壳等知识问答平台崛起,成为社群动员和意义生成、参与行动的新空间,这使得知识社群、兴趣社群以及社群经济等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网络空间的行动主体和动员的重要力量。第二,经历了两年的“沉寂”之后,微博重回“高地”,成为最重要的舆论场,同时和微信、知乎、果壳等形成多平台协同影响网络舆论走势的新业态。第三,中产阶级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年轻的“90后”“00后”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开始发声发力,建构中国网络空间新生态。第四,各种传统职业群体,如警察群体、医护群体等,开始利用网络空间发出自己的维权声音,力图在自身被误解甚至被污名化的舆论“洪流”中扳回舆论态势,这成为网络空间中群体行为和舆论场的新向度。

这些新现象,无疑会为网络社群研究提供新的经验材料,也会丰富网络社群这一概念的理论维度和现实解释力。张华阐释的“网络社群”这一概念,是一个新的课题、新的思考,也是一次跨学科的研究探索。既然是探索,张华这本书中的观点难免会有幼稚之处,

论证的过程也不乏逻辑问题,结构衔接、细节处理更非无懈可击,但作为他的导师,仍然希望他能努力前行。

李良荣

2016年12月20日

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发展研究院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原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2006—2013)。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研究缘起：对一个模糊概念的考察	1
第二节 理论资源、研究视角、策略与方法	12
第三节 章节安排	26
第一章 社会与技术：互动视野下的网络社群	28
第一节 社会变迁：结构分化与信息社会形成	28
第二节 技术变迁：具有地方性特征的互联网发展逻辑	41
第三节 技术赋权：个人、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重构	54
第四节 网络社群：一个具体概念的提出	65
本章小结	74
第二章 技术与应用：四个平台上的网络社群	76
第一节 “网络茶馆”：中国网络论坛的聚众与分众	76
第二节 博客：自媒体开创交往新范式	87
第三节 节点式传播与话题驱动型微博社群	97
第四节 作为存在方式和社会场景的微信	106
本章小结	113
第三章 过程与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的社群	115
第一节 网络群体性事件与“过程—事件分析”	115
第二节 以恶制恶：暴民型社群及其背后 ——以周立波微博骂战为例	126

第三节	寻求真相：专业型网络社群的激辩 ——以“华南虎事件”为例	136
第四节	激愤网络：情绪型网络社群的形成与分化 ——以网络空间中的“小贩之死”为例	146
本章小结		158
第四章	分化与对立：社会权力视角下的网络社群	160
第一节	网络社群的建构：个体权利到群体权力	160
第二节	网络社群中的结构与权力	170
第三节	网络社群中的“派系”、社会思潮和极化现象	180
第四节	集体抗争：理念型网络社群的权力实践 ——以“东莞扫黄事件”为例	190
本章小结		201
第五章	应用与意义：作为分析框架的网络社群	204
第一节	网络舆情研究的现状及问题	205
第二节	网络社群：网络舆情研究的核心概念、 理论起点和分析框架	213
本章小结		220
结 语		222
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39

导 论

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影响,因为这些戏剧性的技术变迁,是当前最直接感觉到的结构性转化。但是这并非认为技术决定了社会,而是技术、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场景。^①

——曼纽尔·卡斯特

第一节 研究缘起:对一个模糊概念的考察

据统计,1994年至2003年十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年平均增长17%,由1994年的1万起增至2003年的6万起。2005年之后,群体性事件数量继续攀升,由当年的8.7万起增至2006年的超9万起。2010年更是突增至18万起,平均每天近500起。

另据统计,自2003年以来我国网络群体性事件数量亦呈上升趋势,爆发数量逐年递增,2003年至2005年增速较快,2005年至2009年增速放缓,2009年至2012年陡然增大。自2009年开始,网络群体性事件数量每年都在200起以上,2012年甚至高达455起。2013年之后稍有回落,但仍保持在平均每天超1起的水平之上(如表1所示)。

^① [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宏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表 1 中国网络群体性事件历年数量统计

年份 (年)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数量 (起)	12	34	63	85	132	186	248	274	349	455	413	381

除了数量上的特征之外,群体性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内在机理也不断呈现出新特征。于建嵘研究认为,2015 年群体性事件不仅数量仍在增长,而且还具有新的表现:引发原因由经济利益冲突为主朝日益复合化方向发展;事件动员与宣传日益依靠互联网自媒体且线上线下联动频繁;事件参与者和同情者日益超出地理界限;事后救济型维权转变为事前预防型维权的发展趋势。

无论在网上还是网下,如此众多的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都表明中国社会进入到一个“危机常态化”阶段,而且事件愈发和互联网、新媒体结合在一起甚至更加依赖互联网。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和新媒体在事件中的作用已经超越了信息传递、动员宣传的工具价值和意义,愈发和时代特征、社会类型、特定社会阶段相联系,这是网络群体性事件研究需要重视的背景和现实。

那么,这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类型和社会阶段?它呈现出怎样的具体样貌?它和网络群体性事件有着怎样的勾连?

一、现实背景

1. 技术变迁与“新社会场景”的形成

中国自 1994 年 4 月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起,迄今已逾 20 年。20 多年来,互联网技术经历了从 Web 1.0 到 Web 2.0 乃至当下热门的 Web 3.0 阶段;上网硬件设备从 20 年前的台式机(苹果机)到便携式电脑(笔记本)再到如今的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上网基础设施经历了从最初的拨号到宽带再到无线网络的演进。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中国网民从 1994 年互联网引进之初的 62 万,到 2017 年年底的 7.72 亿,一半以上的

中国人开始利用互联网进行沟通交往、信息获取、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等活动。经过 20 多年的互联网普及,网民结构不断和国民结构趋同。互联网和新媒体已不仅仅作为外在工具而存在,而是为人们营造了一个新的社会场景,网络生活成为人们全新的生活方式。

特别是近几年来,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或自媒体(we media)^①的崛起,使得传统媒体时代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被个人化双向沟通所代替,信息不再由大众传媒“推给”(push)消费者,而是人们把所需要的信息“拉出来”(pull),并参与到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②。其更为重要的社会后果,一是促使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出现并改变了人们的结群方式,社会原有的刚性的、自上而下的、结构化的组织形式开始动摇;二是媒介系统呈现出“去中心化”的特征,原有的稳固的传播体系被打破,各种自媒体如博客、播客、微博、微信等的先后登场加剧了舆论场“众声喧哗”的状况。

互联网和新媒体对中国社会的意义,正在于通过技术这一中介,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包括社会权力关系。从现实的层面来看,最主要的就是将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right)转变为现实的权力(power)。因此,“新传播革命”改变了信息传播的固有格局,为社会新形态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它不啻为了一场社会革命^③。

2. 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组织新形式的萌生

互联网接入中国的 20 多年,也是中国社会急剧变迁的 20 多年。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一个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结构断裂的两级社会。到 21 世纪初,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分化,十大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的差异日益明晰化,这种结构趋于稳定。2008 年改革开放 30 年时,中国

① Gillmor, Dan,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2004.

② [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 页。

③ 李良荣、郑雯:《论新传播革命——“新传播革命”研究之二》,《现代传播》2012 年第 4 期,第 34—39 页。

社会已经是一个碎片化社会：改革开放前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构成的“整体型社会聚合体”逐渐解体，被以碎片化、多元化为特征的社会利益群体所代替。

与阶层分化、结构断裂并行的是，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程度不断增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萌发，个体力量开始展现，个人从刚性的组织中逐步脱嵌，中国社会固有的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式的组织方式开始松动，社会流动性大为增强。

但是，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是孤立的存在，结群是人的本质属性，脱嵌一方面意味着个人与原有群体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又“再嵌入”新群体。因此，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个体崛起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新的社会组织方式出现的过程。具体来说，这种新组织方式是基于多元利益和多元表达而形成的，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自组织，即不依靠权威或领袖人物的力量，而是因成员共同的利益、价值观等自发形成。自组织是社会变迁的另一表征和重要后果。

3. 虚拟与现实的日益模糊和“新世界”的出现

互联网与新媒体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机遇，使得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世界”^①。就技术应用来说，互联网和新媒体只不过是新的技术工具，但这一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人们将越来越多的活动转移到互联网上，使得其不再是一项新技术、一种新工具，而是依此建构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从而造就了新的文化。一个新时代，即互联网时代正在形成。

互联网行为赖以存在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并不是与现实社会相对的虚拟社会，互联网行为的缘起、指向及结果并不囿于互联网空间，而是逸散出其边缘，扩散至现实社会。换句话说，互联网空间与现实社会并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共在、共通的社会空间。

^① 李良荣：《“新世界”舆论法则：掌握传播主导权》，《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1日，第B01版。

网络空间具有真实性,人们在互联网上的行为,并不全然是虚拟的,它是现实行为的延伸。

因此,虚拟和真实、虚拟空间和真实空间这样的二元对立概念已不能描述当下的互联网。互联网所带来的并不是一个所谓的与现实相对立的虚拟世界,而是构成目前人类整体生活的一部分,而且还处于不断扩大的过程中,这部分与现实的部分互相纠缠、互相构建,难以截然分开。这两部分构成了人们完整的生活世界,即“新世界”;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或称之为“第三网络社会”^①。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对立统一,形成网络行为的最大特色^②。人们通过在这两个空间即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中的行为,如表达、交往等个体与集体的行动,建构了一个新的主体。

4. 舆论多元与新型“知识—权力结构”形成

由于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崛起为社会多元利益群体提供了利益表达的渠道,中国社会不再是舆论一律,而是呈现出舆论多元的特点。总体上讲,“以党报、国家电视台、新闻网站为代表的官方舆论场,和以民间口头交流,特别是互联网、自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③之间的隔阂和对话并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有学者认为还存在第三个舆论场,即海外舆论场。官方舆论场所仰仗的是政治资本、权力资本,是刚性权力;民间舆论场所依赖的是社会思潮、社会权力、社会网络,主要通过论坛(BBS)、博客、微博、QQ群、微信圈等传播;海外舆论场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起作用,背后的力量是符号资本^④。

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展开较量的主阵地,是各种利益的博弈

① 李斌:《第三网络社会与新“差序格局”》,《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第57—60页。

② 夏学銮:《网络社会学建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第85—91页。

③ 陈芳:《再谈“两个舆论场”——访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中国记者》2013年第1期,第43—46页。

④ 芮必峰:在“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传播与国家治理论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12年12月21日。

场。以互联网和新媒体为主要表达渠道的民间舆论,所代表的是社会权力的崛起。在互联网时代,权力正向信息和知识的拥有者转移,掌握了信息及信息的发布权、解释权就等于握有了切实的权力。社会结构逐渐被“知识—权力”再组织,整个社会正走向一种新型的“知识—权力结构”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形态。

从权力变迁的视角来看,社会权力的兴起,改变了国家权力一统天下的权力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与个体觉醒、技术赋权等关系密切。在新的权力格局中,国家、社会、市场、媒体、个人、群体等作为权力主体对社会发展各自起着作用,在权力的互动中也难免产生冲突甚至对抗。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舆情事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酝酿、发生、发展、结束。

5. 新挑战与政府政策变迁

群体性事件和网络舆情事件层出不穷,折射出“危机常态化”阶段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复杂性。这些事件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生等众多领域,反映出社会各行业、整个国家疆域内的现状和问题,以及民众对此的看法和意见。这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当然也为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提出了新挑战和新命题。

2004年,中共第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提出要“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社会舆情”的表述首次进入执政党正式文件,意味着建立和完善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成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完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这一主题,提出“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在第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公民“四权”建设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同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强调了保障公民“四权”的重要性。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注重分析网络舆情”,网络舆情开始被官方强调。2012年,中共十八大

报告中又对保障人民的“四权”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①。

从根本上来说,只有掌握“新世界”的各种特点才能透析“危机常态化”背后深刻的社会、政治、技术等诱因,才能提出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良治之策。胡锦涛强调,“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②,“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同时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安全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③。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广开渠道,倾听民声民意,运用虚拟社会管理智慧,提高社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和谐健康有序发展,释放和化解社会矛盾,为社会稳定减压。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将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均视作社会治理的主体。这也表明以调整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经济改革进行了30余年之后,以调整政府和社会关系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就此拉开序幕。

二、研究问题的界定

在上述现实场景下,从不同视角、不同学科出发的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或称为网络舆情事件的研究,已有十余年之久,并有大量论著问世。但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事件参与主体——网络群体的深入研究。仅从对这一群体的命名来说,相关研究既未取得共识,也未深入到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内在关联之处。

关于互联网上行动者的名称,使用较广泛的有“网民”“网友”

① 李良荣、方师师:《主体性: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传媒新角色》,《现代传播》2014年第9期,第32—37页。

② 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7408514.html>,最后浏览时间:2008年6月21日。

③ 胡锦涛:《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人民网,<http://tv.people.com.cn/GB/166419/13959423.html>,最后浏览时间:2014年7月19日。